

经纬滇书

JINGWEI DIANSHU

曾哲◎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经纬滇书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JINGWEI DIANSHU

曾哲◎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纬滇书 / 曾哲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7-222-18337-7

I. ①经… II. ①曾…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地区-
扶贫-概况-云南 IV. ①F12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1459号

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扶持资金资助项目

出品人: 李维 赵石定

责任编辑: 唐贵明

责任校对: 董郎文清 周彦

装帧设计: 马滨

责任印制: 李寒东

经纬滇书

曾哲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20mm×1010mm 1/16
印张 20.25
字数 260千
版次 201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有限责任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8337-7
定价 92.00元

如需购买图书、反馈意见,请与我社联系

总编室: 0871-64109126 发行部: 0871-64108507

审校部: 0871-64164626 印制部: 0871-6419153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内容简介

经纬是秩序，是条理，也是线索。

作者在云南，从五月至八月的奔波采访，线索变成了经纬，经纬交织。编织成一个个脱贫攻坚的故事，精准地注册了坐标。

习近平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必须实现，而且必须全面实现，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书中的十几个“老乡”，是作者从滇西北跑到滇东北，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西畴县跑到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洱源县和临沧的沧源佤族自治县。采访了五十一个人物，精选出来的。

老乡的故事里有自然与人类的纷争与纠葛；山民的故事里有自然与自然的讨教、歉疚与平衡；奉献了昨天、今天和明天，牺牲了过去向往和梦想。

故事的延续和发展，故事的经纬和坐标，无不指向2020年。那是一个贫困的老乡全面脱贫奔小康的时代，那是一个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协调祥和，万象更新的时代。

作者简介

曾哲，男，1956年4月生于北京。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呼吸明天》《身体里的西部》《峡谷囚徒》；中短篇小说集《一年级二年级》《藏北草原，我的羊皮袄》《一米二米三》；散文集《西路无碑》《离别北京的天》《转场·帕米尔高原的消息》；纪实文学《徒步·加德满都到拉萨》《党建筑》；诗集《远去的天》等20余部。

曾获第二届、第三届老舍文学中篇小说奖；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北京市政府文学艺术奖；首届北京文学新世纪中篇小说奖；首届红岩文学奖；首届长江文艺奖；十月文学奖等20余种奖励。

曾哲的脚印遍及高山、峡谷、戈壁、荒原。曾跋山涉水，走遍整个独龙江峡谷，还在独龙江源头的村庄，用自己的稿费帮助当地修建了一所小学校，并义务代课半年。

目录

聿 一

坐标 I // 001

北纬 $28^{\circ} 06' 36.20''$ 东经 $98^{\circ} 19' 21.96''$ // 001

独龙峡谷，我们村儿 // 001

坐标 II // 024

北纬 $27^{\circ} 37' 52.41''$ 东经 $103^{\circ} 35' 24.17''$ // 024

决战时刻，全力以赴 // 025

坐标 III // 046

北纬 $23^{\circ} 19' 37.39''$ 东经 $99^{\circ} 27' 4.65''$ // 046

砸碎空壳，致富百姓 // 046

聿 二

坐标 I // 074

北纬 $23^{\circ} 26' 24.23''$ 东经 $104^{\circ} 40' 48.14''$ // 074

十二年，凿通一公里 // 074

坐标 II // 090

北纬 $27^{\circ} 37' 52.41''$ 东经 $103^{\circ} 35' 24.17''$ // 090

我来了啊，你却走了 // 090

坐标 III // 110

北纬 $25^{\circ} 49' 45.35''$ 东经 $98^{\circ} 56' 54.70''$ // 110

断穷根儿，产业当先 // 110

聿 三

坐标 I // 120

北纬 $23^{\circ} 20' 12.75''$ 东经 $104^{\circ} 32' 26.54''$ // 120

摸石谷，炸响第一炮 // 120

坐标 II // 139

北纬 $27^{\circ} 38' 51.42''$ 东经 $103^{\circ} 46' 25.20''$ // 139

穷，就是一件破衣服 // 139

坐标 III // 167

北纬 $25^{\circ} 49' 34.25''$ 东经 $98^{\circ} 51' 16.30''$ // 167

天麻天麻，致富发家 // 167

聿 四

坐标 I // 177

北纬 $23^{\circ} 06' 33.68''$ 东经 $99^{\circ} 24' 52.99''$ // 177

歌瓦乌，让贫穷滚蛋 // 177

坐标 II // 200

北纬 $27^{\circ} 40' 45.29''$ 东经 $103^{\circ} 36' 26.30''$ // 200

我聪明，必做带头人 // 200

坐标 III // 229

北纬 $26^{\circ} 22' 51.79''$ 东经 $100^{\circ} 02' 44.57''$ // 229

精准稳固，千家福和 // 229

聿 五

坐标 I // 249

北纬 $23^{\circ} 26' 37.40''$ 东经 $104^{\circ} 40' 21.31''$ // 249

脱贫攻坚，教育励志 // 249

坐标 II // 265

北纬 $25^{\circ} 53' 16.80''$ 东经 $99^{\circ} 0' 18.55''$ // 265

我是脱贫攻坚一士兵 // 265

聿 一

坐标 I

北纬 $28^{\circ} 06' 36.20''$

东经 $98^{\circ} 19' 21.96''$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迪政当村雄当村

独龙峡谷，我们村儿

—
2018年6月1日，我到达了独龙江。

2000年6月1日，我到达了独龙江。

是的，没错。

2018年我到达独龙江，是为了脱贫攻坚的百姓写作。

2000年我到达独龙江，是为了给孩子们建所希望小学。

按照写作计划，进到独龙江之前，先去采访一下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在贡山县丙中洛，我见到甲生村的郑顺英。她今年43岁，藏族。以前当过乡村医生，初中毕业后就读卫校医生班专科。现在在读昆明

医科大怒江班（函授）的本科。

元付生，纳西族。郑顺英的丈夫。在丙中洛中学，就是原来的贡山二中，当数学老师。蒙古族，后改成纳西族，信藏传佛教。

甲生，是全国文明村。

丙中洛被称为“人神共居”的地方，是因为有怒族、傈僳族、藏族、独龙族等10多个民族在这里生活。人们信仰基督教、藏传佛教、原始宗教。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和谐包容。

从丙中洛翻越高黎贡山，就是与缅甸接壤的独龙江乡。那里的独龙江源头的雄当自然村，就是我下一步要回去的地方。

高黎贡山主峰嘎娃嘎普神山下的普化寺，是藏传佛教寺庙。

丙中洛四面群山，其中有名有姓的神山有10座。嘎哇嘎普雪山是丙中洛十大神山之首，海拔5128米，也是整个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最高峰。

重丁天主教堂是丙中洛地区最吸引人的宗教建筑，原来是座法式教堂，建于1935年，采用厚重的墙壁和拱形门窗，制成尖细高耸的整体轮廓，教堂的创建者是法国神父任安守。

怒江从北部的秋那桶深谷进入丙中洛，从丙中洛南边一直到大拉，形成弯弯曲曲几道弯，当地的傈僳族人叫它“火夹”，也就是“怒江第一湾”。

二

丙中洛的郑顺英开了一个酒店——江畔人家，还风风火火创办了一个公司——贡山县顺源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我问，谁是酒店和公司的老大？二人谁也不言声，只是默默微笑。

沉静了好一会儿。随我一起来的同道几位，在棚廊四周墙壁寻找公司的执照。

这是一个占地面积三十多亩的幽静山庄酒店。从公路下缓坡，

经过一小片林区，进入一个曲径通幽、似院非院似园非园的安谧之地，若叫它园院也可。园院花草繁茂，流水潺潺。水池，山石，虫鸣，花草。

南面棚廊宽大，棚廊紧连着后面的二层小楼。北面几十米，林木一直栽到江边。水流沿岸东西，树苗低矮却郁郁葱葱。酒店东有重丁教堂、桃花岛、怒江第一湾、观景台；西有怒江石门、中国最美乡村雾里、原始茶马古道；南面是普化寺、东风村基督教堂，放眼可见，神秘莫测终年不化的嘎哇嘎普雪山；北面是日夜奔流不息的怒江，岸上瀑布飞流。钟灵毓秀，山川美艳，天地造化，心旷神怡。空气馨香，云雾缭绕。江流夕阳，涛声渐隐。

由此可见，江畔人家酒店，恰恰位于丙中洛景点的中心位置。

看到几个人东进西出的捋摸，郑顺英笑出声音，笑声不断，笑而不答，笑得还略有掩饰。结果，露出端倪，漏出破绽。

元老师赶紧开腔：自从，顺英说出，办这个公司的内涵，办这个绿色酒店的想法。我就觉得好，坚决支持。

大家听了，东一句西一句打趣。

何必谦虚此言。

支持也是老大。

没有支持，老大也是不行。

那就看你能支持多久了。

众人笑。

笑声里，精明的郑顺英转了话题。但她冲我讲的这句话，让我打愣了打愣，不知所云。

早就知道您啦曾老师早就听说过您啦。在丙中洛的街子上还碰见过您啦曾老师。

这女人不说话还好，一说话语速飞快。

我赶紧接茬：见过我？一个人，背着个双肩挎大包？

不是。您和陆老师一起。

我速度加快地问她：你认识陆老师？

丙中洛没人不认识他。

我更快：那应该是18年前了，你那时也就十几岁。

15岁了。那时我还在上中学，上了中学我才有了鞋子穿。新鞋子穿上衣服也整齐，下了课才去逛街。

我被她，带的喘不上气来。我举起双手，示意停下。然后，喝了一口怒江茶。

郑顺英个头不高，皮肤微黑华亮。两只大眼睛，配上匀称的面颊，似乎一直在笑。

我又喝了一口，才开始问：怎么有了鞋子就敢逛街了，啥情况？

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很穷。兄弟姐妹七个我是老三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村里的老人逗我管我叫郑“中间”。“中间”一般是最不招父母待见的，他们都喜欢两头的。但我父母特别喜欢我，因为我学习好啊我听话啊。我是藏族，但以前手写登记身份证录入电脑时录成怒族了。1981年我上的小学在普化寺寺庙的厨房斋堂里。那时的僧人都走了，寺庙的主要功能是仓库，没有僧侣，后来包干提留后才有的。虽然1981年普化寺还没有僧人但信教群众家里面还是烧香的。寺庙也不清静还有我们这群孩子啊。我特别喜欢读书上学从来没请过假成绩一直在班级里名列前茅。第一名的时候多。寺庙离我家不远走路半个多小时。光脚板蹦蹦跳跳一会儿就到了。后来寺庙的和尚回来了我们就到村委会去读书。那是三四年级之后的事。再后来在丙中洛中学就住校了。小时候除了学习我还爱玩。放学的路上绕着圈子去捡板栗找鸟蛋采蜂蜜——野的。一般都是我爬上石崖——我们叫“岩头”，往下递蜂蜜递蛹子给小伙伴，末了不仅要带上这些收获回家还要带上脸上脖子上胳膊上被蜂子蜇的几个大包。山里的孩子很少没被蜂子蜇过的。进了村老人又都笑我郑“中间”哪是小女子活脱脱就是一个大男娃。回到家还要帮忙做饭。最有意思的是冲脚碓。我个子小体重轻冲碓时必须背着块大石头。我还会好多种语言都可以讲

藏语傈傈话怒话汉话。最快活的是在怒江卫校的三年。老师带我们上高黎贡山碧罗雪山采中草药。行李背起粮食背起休息时野餐。我们学校那时有规定我们是一个大集体不许单独搞对象。现在想起来真逗。搞对象不单独搞还三五成群地搞啊？我没谈恋爱我非常保守。那几年的我见识了很多中药。至今都念念不忘它们的样子它们的性能它们的科属。我真的喜欢。我们贡山的在校生比较穷汇给我的生活费只有5元。人家兰坪县泸水县的同学一取就是有50元。羡慕啊怎么能不羡慕。当时我们学校只有一两对谈恋爱的都是有钱的学生但最后都没有成功。这也说明钱不是万能的。您这次走了三个月之内一定会听到我的喜讯。我要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报考乡村助理医师资格。有了助理医师资格以后我还能干什么？积极参与健康扶贫工程。积极参与健康促进行动计划为贫困群众提供基本健康服务。我那年怒江卫校毕业后就在第一湾双拉村工作了两年。就是在那认识了我丈夫。1997、1998年他在秋那桶村小教书。所以我向乡政府提出申请希望能安排我到秋那桶。心想事成之后就在秋那桶当卫生员啦。在秋那桶听说您的事最多。我那时是35元工资。

三

她说的话没逗号，不喘气似的。我抢着打断：说说，说说。我很想听听老百姓是怎么讲我的。

她根本没理我。两只带笑的眼睛，盯着我的脑门儿——或许在盯着我的一头白发。

我现在在村里主要是做公共卫生这一块。我以前工资的大部分替老百姓交了药费。老百姓也善良知情都一一给我记在本子上了。说总有那么一天我们要补给郑大夫。后来工资长到75元结果还是一样。那光景老百姓从兜里掏出一块钱都很难。不能打猎不能开荒不能这不能那。真没地方找钱啊老百姓的日子苦啊。1999年我调到丙中洛村卫生室当乡村医生工资长到每月400元。还是一样药费赊欠款都到了2.4万

元。而我丈夫是代课老师只有180元一个月。所以我29岁才要娃娃。老百姓太不容易可能是忘了我也不要了。刚才我说错了那时候元老师还是元老师我们还没结婚，他还不是我丈夫。

讲吧！虽然没逗号。我打着手势鼓励她继续。

2000年我们俩工资低元老师还要出去读书。我就向乡卫生院赊药拿到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去卖。交通不便路上还要住一夜。我一个大姑娘家家的一家一户地去卖多不容易啊。不容易能吃苦才能赚到钱。那一下就赚到几十块我兴奋极啦。大概去了15次这样慢慢有了积蓄。越弄越多做到第十五次存了很多钱我就赶紧罢了手。2001年11月16日我们办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婚礼。日子是喇嘛为我们选的我们民族是信喇嘛教的。喇嘛说结婚以后的日子会好过起来的。后来用卖药赚回来的钱来扩大我的诊所。但还是欠账的太多了亏空太大了后来就不开了。

政府开始支持开农家乐我也看中了这块地。我用了4年的时间准备材料2008年开始建设2010年4月份开业。花了500多万东借西借再加上贷款。目前还有280万的欠账。现在每年倒是有40万收入但还要好几年才可以平账我着急。鸡蛋不能全放在一个篮子里。创业不能怕艰险就又办了这个收售农产品的公司。

郑顺英讲话的确快，但时不时没忘记看看自己的丈夫。

这次两人的目光碰上，郑顺英停下嘴巴。

元老师明显慢节奏：我这媳妇，了不起。弄出个想法，我就得劲。收购农产品，不仅我们有收益，同时，也方便了老百姓。山上的，各种菌子，多得很，还有一些中草药——药材这方面，我媳妇，是内行。老百姓手里，有了零花钱。茶、米、油、盐，不发愁。我们再努力，再努力，带动他们，走致富路。这叫，双赢。我这是，大话，不谦虚。说大话，没好下场。谁带动，谁啊。我们今天，还不是赶上，好政策啦。我上学，住校那阵子。一个月，饭菜里，才能见到，一次腊肉。舍不得，挑出来，集中在一块，装回家。炼出油，做

菜，和家人，一起吃。穷日子，都过过。1983年以后，分了地，粮食才够吃。反正，能帮，必须得帮，力所能及。像乘飞机须知，自己带上氧气罩，才能帮助其他人。

郑顺英的笑脸，油光泛亮，神态很满意。看看丈夫似乎不想再说了，继续她的思路：2005年至2007年到丙中洛旅游的人多生意很好。但2008年我开始做生意时就不好了。主要是六丙公路的开工原因。2015年到2018年我们的收益都不好暂时无法为老百姓做更多。但我相信我们这个农家乐酒店2019年之后一定会越办越好。甲生村也一定会在2019年底彻底脱贫。我感谢政府，做这个酒店县旅游局还上来丙中洛进行了山庄酒店经营方面的培训大到整体形象小到客房的被子怎么摆帮了大忙了。我们哪懂这些见都没见过。原来这个小院也是桃树多后来结果后卖不掉所以不种桃子了。全面改造如今这环境还行吧。我还想在另外的空地上种红豆杉秃杉杨梅。林子下面散养鸡猪等。我去年还申请了小型农贷但还没有消息。去年江水涨得厉害冲走了下面的江堤。所以我今年想办法建一个更高更好更结实的江堤。

四

我摇摇头。却知道她的思路上了弦，或者她知道我来，早早做好了功课。

她继续，但话题内容有了回转：中学有鞋子穿了也是在学校穿。放学了过了公路到了山路上马上就得脱掉夹在胳肢窝里。到了家第一件事就是把鞋子洗得干干净净晾干。等到第二天快走到学校门口时再把鞋子穿上。

郑顺英终于停了下来。

我笑了：说说我吧！你们都是怎么议论我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元老师笑着劝媳妇：说曾老师，你就慢点，竭尽全力，竭尽记忆，好吗媳妇？

郑顺英嘎嘎笑了一阵，再张嘴，果然改变了风格：说您那时候，长发脏脏兮兮，胡子拉碴。破鞋、破裤子、破背包。破衣邋遢地去了碧汪小学，还买了几十斤大米和篮球给学生。就是陆老师陪您去的那次，他背着个大背筐，里面还有给学生买的书本铅笔一大堆。过悬崖，吓得您腿直打哆嗦。说您一直在发抖，是过石门时，从塌方里跑出来后落下的毛病。在碧汪您代课带学生打篮球。球筐是用石头堆起来的哪有那样的篮球筐。打着打着球就掉到山下。学生去捡球要来回走三天。打球哪有平地啊充其量也就十几个火塘大小。说您拉屎坡坡上要钉个木桩子双手把着。这倒好臭不到您自己啦可臭了一条山沟啦。说您还在村里住到鲜花节还到山上祭拜了树神。有个人从山上掉下去摔死了。

虽然郑顺英的语言又快起来了，可我听得懂。但这时候我不得不说话了：没死！

摔下一百多米，没死？

是摔下去三百多米。那人叫罗金松。他是从外乡，倒插门来的碧汪。他老婆是碧汪村的女强人娜比，也是家中的独生女。那天娜比在家带娃娃，没人控制罗金松，他酒就高了。回来的路上，他就在我身后，还唱着歌子，有时哼着小调。我一边小心走着，一边仔细地听着。听着听着突然没声了，我转回头的时候，他后边的李社长，“啊”地大叫了一声。再看罗金松，已经摔下崖去。人在陡坡上翻滚着，一个坡又一个坡，像是一个死人，一点不见他挣扎或抓挠一下什么的，就这么往下摔滚。崖头一溜大人小孩，跟我一样，大声不敢出。只有李社长，“啊啊”地大叫。

您记得这么清楚？

那几天，我浑身疼。好像摔下的不是他。记忆犹新，虽然过了十八年了。

郑顺英说：碧汪，就是秋那桶的一个自然村。当年碧汪小学的民办教师，是个残疾人，叫李汉有，月薪只有180元。我在秋那桶乡卫

生院那会儿，他在碧汪教书。

我接上话：是的是的。李汉有老师是怒族，今年应该整整50岁。当年从贡山二中毕业，学习优秀。就是因为残疾，他考上的中专和一些单位，没人录取他。他只好在村里当了几年会计，后来做代课老师。我见到他时，代课已经九年，工资才到了180元。他家住在五里社，就是五里河与怒江汇合的滩坡坡上。李老师中学毕业那年，妈妈突然去世了。上初一的妹妹只好放弃读书，回家和爸爸一起种地。

郑顺英问：摔的那个人呢？

答：我离开碧汪时，他的病情居然有了好转。

又问：再后来呢？

答：再后来我就进了独龙江。

郑顺英说：你进了独龙江，你的那些“糗事”一直在流传。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很大。一个北京人大老远地来到我们怒江。我们凭什么不能走出崇山峻岭到大城市去？！虽然我和我的几个朋友没走出去，但最起码我们的思想被触动了开始活跃起来了。穷则思变啊，是毛主席说的吧！

我答：糗事就糗事。老百姓怎么说都行。

她说：我说的这个糗事，是带引号的。您在独龙江盖了一所希望小学自己花的钱。这能算糗事吗？政府要用您的名字命名这所学校被您拒绝了。最后是用您父母的名字。您做的这种糗事我们老百姓特别高兴特别喜欢特别认可。但也伤害到一些人您知道吗？这您没想到吧？当然有这种可能，最起码伤害到我了。我是贡山人，独龙江是我们贡山县的一个乡。建设家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说伤害不准确，刺激触动更巴适一些。四川人的话，我们必须雄起。您在中央电视台做的那档节目，我没看到。但后来我看到了您写的一篇文章，叫《独龙江雄当我们村儿》。

我问：还有什么糗事？

她答：没啦！

我说好了好了，就此休息。今天我们的聊天就此结束，太晚了。我们还要赶回县城，明天我们进驻独龙江。

五

告别了郑顺英两口子，在回程的车子上，我在手机上寻找《独龙江雄当我们村儿》。但我没找到。

我是写过，我是把独龙江雄当叫作我们村儿。可我们村儿还有这个独龙江峡谷，给予了我太多太多了。快乐欢喜成就感，包括艰难的痛苦，也包括遗憾的痛苦。

我的那篇文章虽没能找到，但独龙江的记忆，太深刻了。

独龙江河谷被挟持，西是担当力卡，东是高黎贡山。皑皑雪峰，湿润雨林，独龙江把她们的影子，滚淌在V形的谷底。南来北去，滔滔白浪，飞溅而下。有独龙江就有了独龙族，十有八九的独龙人，生活在这江的两岸。

贡山县在滇西北的崇山峻岭中，从县城到独龙江，进出靠两条腿。翻雪山，过独木桥、爬天梯、涉激流、攀悬崖，时晴时雨。晚上睡在山崖下，湿衣湿鞋烤在篝火四周，崖口外漆夜如墨，只有阴森哗哗的雨。天没亮，每人分一块压缩饼干，打着手电，上路。到巴坡——当时乡政府所在地，发现我的三个脚指甲盖走掉了。不疼，是慢慢脱落的。

去干吗，扶贫教育啊。其实这是大话，只是掏点儿钱，帮助当地修建一所小学校，再住上半年。也别闲待着，代代课，种种菜。

独龙江水急无船。从江上往来，下游有吊桥，上游有独木桥，当然上游更多的是溜索。溜索有钢、篾之分。钢缆的少，竹篾的多。但都是比拇指粗些的独溜，不像怒江上是两根，来去全能往下滑。严格意义上说，独龙江上的溜索，该叫爬溜。溜过去，高往低，顺当。回来就得爬，去时容易回来难。